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
初级商品与发展问题多年期专家会议
第十届会议
2018年4月25日和26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4

多样化和增值

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说明

概要

本说明概述容易受初级商品出口价格波动影响的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面临的挑战。本说明讨论依赖初级商品对一国的增长和发展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指出哪些单个商品和商品组的价格显示出最大的波动。本说明将 191 个国家按照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程度分成不同组别，再结合各个国家出口商品的集中水平，发现集中度、发展水平(表现为国家组别)、各国出口的初级商品类型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本文最后简要探讨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促进经济多样化和出口多样化的横向及专项政策措施。



一. 引言

1. 《内罗毕共识》(TD/519/Add.2, 第 57 段)强调了经济通过多样化转向更现代的可持续和技术先进的活动和高价值的产品生产的重要意义。人们认为,这对于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以及建设抵御周期性影响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经济绩效的能力必不可少。多样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等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¹ 容易受到初级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多样化和增值对其极为重要(TD/519/Add.2, 第 59 段)。

2. 在经济和贸易多样化以及增值的方面,《内罗毕共识》(TD/519/Add.2, 第 76 段)以及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赋予本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统计、分析工作和技术援助的强大任务。根据这一任务,本文件的目的是对多样化和增值问题进行基于实证的分析,包括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二. 多样化的重要性

A. 出口和经济集中度影响经济绩效的渠道

3. 有充足的实证证据证明,经济 and 出口的集中度及多样化程度与发展之间存在着联系。随着收入的提高,生产趋向于更加多样化;直到收入提高到相对较高的水平,集中度会因专业化而开始提高。² 随着经济体走出早期发展阶段,也趋向于比已经走过的发展时期更加多样化。³ 就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而言,多样化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但达到一定水平后重新减少。⁴ 除人均收入外,决定出口集中度的主要因素还有:国家的体量(大国更加多样化)、与主要市场的距离(偏远国家的多样化水平较低)和市场准入。⁵

4. 大多数有关集中度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都把收入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状况的代表,人们已经发现,出口中的初级商品集中度(即初级商品依赖度)与人类发展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此外,这种相关性的强度随着初级商品的依赖程度以

¹ 贸发会议对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是:初级商品在商品出口中超过 60%的国家(贸发会议、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7, 《2017 年初级商品与发展报告:初级商品、市场、经济增长和发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7.II.D.1, 纽约和日内瓦))。

² 见 J Imbs and R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63–86。

³ 见 L De Benedictis, M Gallegati and M Tambari, 2009, Overall trade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tries diversify,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5(1):37–55。

⁴ O Cadot, C Carrère and V Strauss-Kahn, 2011, Export diversification: What's behind the hump?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2):590–605。

⁵ A Parteka and M Tambari, 2013, What determine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mpirical assessment, *The World Economy*, 36(6):807–826。

及一国依赖的初级商品的类型而变化；在初级商品占商品总出口额超过 60% 的国家中，这种负相关最强。^{6 7}

5. 生产和出口能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容易受到特定部门冲击的影响，例如初级商品价格波动，或者使其专门产品需求量减少的技术变革。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在更具波动的生产部门和出口产品上，将导致增长率降低和发展绩效不良。在这个方面，随着各国的发展，生产能力都向波动较小的部门移动，这造成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的波动更小的局面。⁸ 同样，由于依赖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商品部门集中度较强，其经济增长率较低且起伏不定与初级商品价格的高度波动之间存在联系。⁹

6. 在初级商品等波动较大的经济部门中，集中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负面效应是通过投资等渠道传导的。国民收入水平(它因对初级商品的依赖而具有不稳定性)是一个决定私人 and 公共投资的吸引力和可行性的关键因素。这使得投资具有周期性并因而不稳定。一方面，正向(逆向)价格冲击造成国民收入的升高(降低)，¹⁰ 进而提高(降低)投资的预期盈利水平，同时又放松(收紧)对投资的金融约束。有关金融约束对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投资的影响，存在大量文献。一国的生产和出口越是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不稳定的部门，投资和增长就越是容易起伏。

7. 此外，潜在投资者可能认为，无论初级价格的当前价值如何，集中度更高的经济体风险更高，从而降低预期投资。当前的投资也可能局限于风险水平低、贴现率高和/或偿还期限短的项目。由于生产率最高的投资，例如与较高的嵌入技术和生产率相关的投资，往往需要较长的期限，这类投资与一般投资相比可能因集中化而减少得更多，使增长和发展受到不利影响。

8. 另外，对初级商品的依赖会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波动，导致更加集中化和依赖初级商品，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某些情况下，负面冲击所造成国民收入减少，可能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原因可能是政府未向其人民提供基本服务，或是为适应经济困境而必须采取调整政策。这对投资吸引力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影响自然资源部门以外的投资。此外，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干中学的积极影响，那么由初级商品价格下降和长期增长放缓造成的经济活动减少，就会导致干中学的减少。这影响到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实现多样化和发展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⁶ JD Nkurunziza, K Tsowou and S Cazzaniga, 2017, Commodity depende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9(S1):27–41。

⁷ 在文献中，初级商品依赖度也与依赖进口初级商品，或与依赖初级商品的进出口相关。本文件根据贸发会议对初级商品依赖度的传统定义，侧重于出口方面的初级商品依赖度。

⁸ M Koren and S Tenreyro, 2007, Volatility and develop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1): 243–287。

⁹ 见 F Van der Ploeg and S Poelhekke, 2009, Volatility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61(4):727–760。

¹⁰ 除影响投资外，由冲击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变化还可能影响消费、价格、就业变量(如失业率、非正规性等)、贫困、不平等和其他诸多与福利相关的变量。可以把这些看作初级商品价格变动等冲击对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的直接影响。

9. 高度集中化可能导致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实际汇率估值过高而被长期扭曲，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兰病”。这种情况可以解释高度集中为何会导致增长和发展放缓。¹¹ 在初级商品价格持续高涨的时期，大量出口初级商品的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可能因初级商品出口的收入较高而被高估；对于更紧密地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而言，顺周期性资本流入也会使其实际有效汇率被高估。造成这种效应的原因可能是名义汇率升值、通货膨胀升高，或者两者兼具，这会使可交易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降低。这种持续扭曲使得这些国家的非资源型部门对投资不太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对这些国家实现多样化和发展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近期的一份实证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出口对非资源型出口具有很强的不利影响，对进口具有微弱的积极影响，这符合荷兰病假说。¹²

10. 初级商品依赖和集中化对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对此的另一种解释是，自然资源产生的暴利可能对这些国家的制度产生不利影响。有大量文献¹³介绍和分析了这些不利影响可能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其中包括寻租和腐败，因利益团体的压力而实施不可持续的政策，政治不稳定和法治败坏，等等。制度对发展非常重要，¹⁴与依赖初级商品相关的制度性缺陷可以部分解释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

11. 此外，各国多样化发展的产品类型对发展也很重要，因为生产和出口价值高、质量高、生产率高的产品与发展密切相关。¹⁵随着资源从口粮农业和非正规部门等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质量较高的商品和服务，较高的增长和发展就会接踵而至(结构转型¹⁶)。

12. 上文的讨论表明，经济和出口的多样化对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多样化降低初级商品等波动尤其明显的部门和产品的脆弱性时。下一节将明确各种初级商品和商品组别的波动水平，阐明哪些领域最需要采取行动，争取经济和出口多样化。

¹¹ 调查情况参见 F Van der Ploeg, 2011,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2):366–420。

¹² T Harding and AJ Venables, 2016, The implications of natural resource exports for non-resource trade,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conomic Review*, 64(2):268–302。

¹³ 文献综述见 JA Frankel, 2010,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 surve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5836, and van der Ploeg, 2011。

¹⁴ 见 D Acemoglu, S Johnson, J Robinson and Y Thaicharoen, 2003, Institutional causes, macroeconomic symptoms: Volatility, crises and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1): 49–123。

¹⁵ 见 R Hausmann, J Hwang and D Rodrik, 2007,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1): 1–25。

¹⁶ 结构转型可从广义上定义为，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经济部门流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见 B Herrendorf, R Rogerson and A Valentinyi, 2014,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P Aghion and S Durlauf,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A: 855–941 (North-Holland, Oxford); 以及贸发会议, 2014, 《2014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增长和结构转型齐头并进：2015 年后发展议程》(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4.II.D.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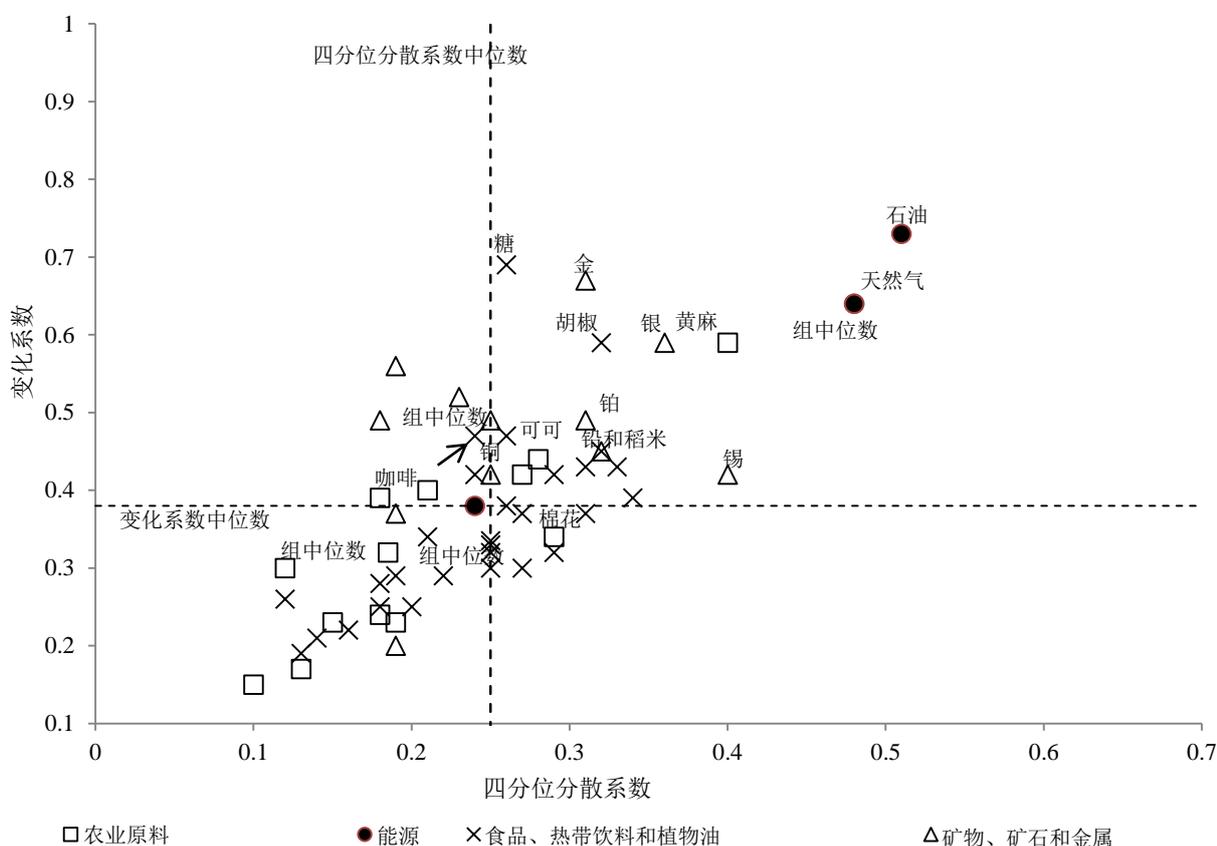
B. 各种初级商品和商品组别的价格波动

13. 图 1 显示的是 54 种初级商品按世界银行制成品单位价值指数，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价格波动情况。这些商品归入 4 个组别：食品、热带饮料和植物油 (28 种商品)，矿物、矿石和金属(11 种商品)，农业原料(12 种商品)和能源(3 种商品)。

14. 为了说明各个波动数值特征上的区别，图 1 显示了两个数值：1960 年至 2016 年期间，58 种商品中每种商品的变化系数和四分位分散系数。统计还纳入了每种商品波动读数的组中位数，¹⁷ 从而比较各商品组之间的波动。过去 56 年中，初级商品的实际价格一直起伏不定，这种波动在不同的单个商品组之间和组内都呈异质性。

图 1

1960-2016 年按制成品单位价格指数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各组初级商品实际价格波动情况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¹⁷ 由于组中位数可能与单个商品的数值重叠，如图 1 中天然气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图中组中位数的标签标于对应点的左侧，而单个商品的标签标于对应点上方，以示区别。

15. 能源组的波动中位数是最高的，原油在所有产品中的波动幅度最高，其次是天然气。煤炭的波动程度要低得多。石油和天然气的高度波动，再加上存在大量的依赖能源的国家(见下节)，凸显出这些国家需要尤其促进多样化的努力。

16. 波动中位数第二高的组是矿物组，特别受到该组三种贵金属的影响，即金、铂和银，它们属于最易出现波动的商品。因此，依赖出口贵金属(主要是金)¹⁸的国家尤其受到出口价格波动的影响。这一组内的其他商品还有锡和铅，它们的实际波动等于或大于所有商品波动的中位数。

17. 食品组的波动数值位列第三。这一组内的某些单个产品的价格特别不稳定，如胡椒、糖和稻米；植物油(特别是高月桂酸椰子油和棕榈仁油)和(可可和咖啡这两种)热带饮料等次级分组的波动幅度也非常大。这突出了依赖这些产品的国家应该实现多样化，也指出了稻米等波动幅度大的粮食作物的大宗消费国在粮食安全方面面临挑战。

18. 农业原料组的波动幅度最低。然而，组内散布最明显。与羊毛、棉花和橡胶相比，黄麻是波动最明显的产品。棉花在一些国家的出口品中占有特殊地位，¹⁹是这一组内最不稳定的商品之一。在这些国家中，促进增值、便于产业沿价值链向织布和纺织品出口升级的政策，可能是一个降低棉花价格波动相关风险的办法。

19. 总而言之，图 1 表明，各组商品的价格波动呈现异质性；这说明所有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受波动的影响并不平均。多样化和增值尽管对所有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都有意义，但对专门生产和出口石油、金、稻米、可可、咖啡和棉花等波动幅度最大的初级商品的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 依赖初级商品的本质

20. 上一节讨论了这样一个假说，即一国集中在生产和出口数量有限的初级商品上对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当集中于初级商品等波动产品时。本节利用 191 个国家 2016 年的分类出口数据，介绍一系列关于初级商品出口集中化和依赖初级商品的典型化事实。

21. 本节特别讨论两项实证发现，每个小节讨论一项。第一个发现说的是哪些国家依赖初级商品，以及这些国家依赖的是哪种产品(就其最重要的出口品而言)。第二个发现涉及如何衡量总体出口集中度，找到总体出口集中水平与以下因素的统计学关系：一国所属的收入组别(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和其出口的初级商品组别(如能源)。

¹⁸ 例如，金是最重要的单个出口品，在 9 个国家中的商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它在圭亚那和苏里南商品总出口额的占比超过 50%。在布基纳法索和马里，金占到商品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三。

¹⁹ 贝宁、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最不发达国家。

A. 对依赖出口初级商品的国家进行分类

22. 本文件利用从贸发会议数据库中取得的 191 个国家的出口数据，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版)》的三位数分类，评估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情况。数据组包含 39 个发达国家、17 个经济转型期国家和 135 个发展中国家，其中 46 个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²⁰

23. 出口占比对商品价格移动比较敏感，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的差异非常巨大，这要看衡量期内初级商品的价格是处于高位还是处于低位。因此，根据出口依赖水平对各国进行分类的依据是，一国在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对所有贸易伙伴的产品出口份额²¹是否至少达到商品总出口额的 60%。据此，104 个国家被确定为依赖出口初级商品，其中 5 个是发达国家，9 个是经济转型期国家，90 个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组中，38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其余国家被列为不依赖初级商品的国家，包括 34 个发达国家，8 个经济转型期国家和 45 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有 8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

24. 本文随后利用贸发会议对初级商品的分组办法，²²对每个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即至少 60%的商品出口额来自初级商品出口的国家)的出口情况进行分类，依据的是在出口中占支配地位的产品属于以下哪一类：粮食、热带饮料和植物油和油脂(食品)；矿物、矿石和金属(矿物)；或能源。如一组初级商品在这段时期内在商品总出口额中的占比至少达到 33%，该国即被认定依赖该组产品。²³

25. 图 2 和表 1 显示的是各国按出口商品组的分类结果。分类发现，8 个国家的初级商品出口额超过总出口额的 60%，没有任何一组商品达到出口额的 33%。这些国家被定为依赖多种初级商品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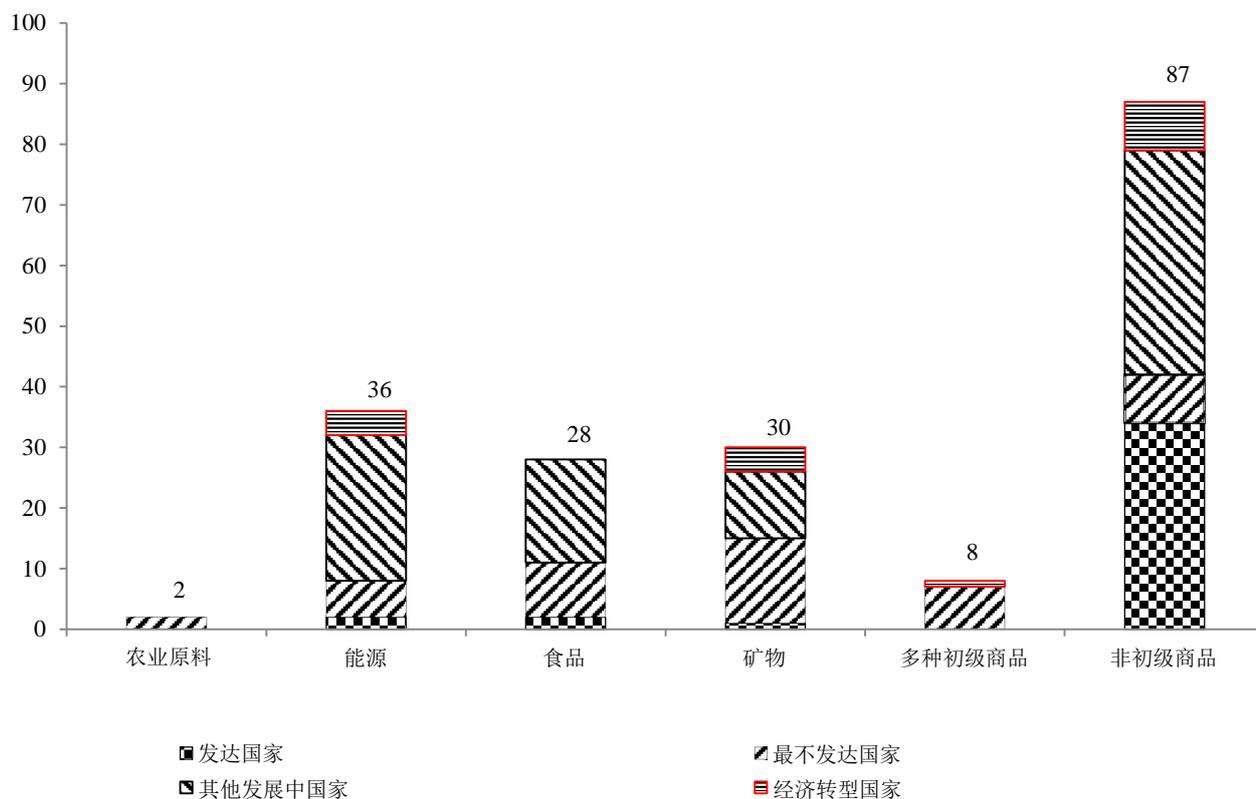
²⁰ 没有南苏丹的数据。最不发达国家的完整名单可查阅 <http://unctad.org/en/pages/ALDC/Least%20Developed%20Countries/UN-list-of-Least-Developed-Countries.aspx> (2018 年 2 月 7 日访问)。

²¹ 现有的分类贸易数据是一个挑战，因为一国如不生产某种特定的初级商品，则被登记为出口的几个项目可能是再出口。瑞士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登记数据显示瑞士是黄金的大宗出口国，但瑞士并没有金矿。

²² 见贸发会议，2016，《2016 年初级商品依赖状况》(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7.II.D.9，纽约和日内瓦)。

²³ 在 7 个国家中，超过 33%的出口额集中在两组产品上。对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被认定是依赖两组中份额较大的一组。

图 2
2013-2016 年各国按初级商品依赖度和收入组别的分类情况



26. 按各国收入组别列出图 2 中的信息，可以更详细的说明各国发展程度与其依赖的初级商品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表 1
2013-2016 年各国按初级商品依赖度和收入组别的分类情况

国家组别	农业原料	能源	食品	矿物	多种初级商品	非初级商品
发达国家	0	2	2	1	0	34
最不发达国家	2	6	9	14	7	8
其他发展中国家	0	24	17	11	0	37
经济转型期国家	0	4	0	4	1	8

27. 如第二节所述，图 1 和表 1 表明依赖初级商品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样本中的 39 个发达国家中，仅有 5 个依赖初级商品(占 12.8%)，而超过一半的经济转型期国家和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初级商品。最不发达国家组的这一数值更高，达到 82%。

28. 利用贸发会议数据库 2016 年的数据，表 2 显示出，有 36 个国家的能源出口在商品总出口额中超过三分之一，其中 6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

29. 原油是 24 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品，天然气是 6 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品。原油在 8 个国家的总出口额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在 17 个国家的总出口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表明这些国家极易受到单一商品波动的影响。表 2 中还有一些国家

不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国，而是提炼或出口能源产品(希腊)，或是存储和再出口石油产品(圣卢西亚)。希腊和挪威是表 2 中唯一的发达国家。²⁴

表 2
2016 年依赖能源的出口国

国家或领地	初级商品组				初级商品总计	非初级商品	主要产品	占比(百分比)
	粮食、热带饮料和植物油	农业原料	矿物、矿石和金属	能源				
安哥拉	0.2	0.0	2.3	97.4	100.0	0.0	原油	95.9
阿尔及利亚	1.1	0.0	0.3	95.3	96.7	3.3	原油	37.8
伊拉克	0.2	0.1	4.6	94.8	99.8	0.2	原油	94.0
文莱达鲁萨兰国	0.4	0.1	0.5	91.2	92.3	7.7	天然气	52.5
尼日利亚	4.3	1.3	2.0	89.2	96.9	3.1	原油	74.5
卡塔尔	0.0	0.0	2.6	87.9	90.6	9.4	天然气	31.7
赤道几内亚	0.1	5.9	0.1	86.6	92.7	7.3	原油	68.0
科威特	0.6	0.4	0.7	85.2	86.8	13.2	原油	62.2
土库曼斯坦	0.7	4.9	1.0	84.9	91.5	8.5	天然气	74.0
阿塞拜疆	5.7	0.4	5.2	79.8	91.1	8.9	原油	69.1
加蓬	1.2	8.0	5.4	79.4	94.0	6.0	原油	77.2
东帝汶	13.3	0.4	0.8	79.4	93.9	6.1	原油	54.9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2.7	0.1	3.8	76.9	83.6	16.4	原油	61.6
乍得	1.8	8.1	12.5	75.6	98.1	1.9	原油	74.5
利比亚	0.6	0.2	17.2	72.8	90.9	9.1	原油	53.9
刚果	0.4	3.0	12.2	71.4	86.9	13.1	原油	67.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5.1	0.4	5.1	71.2	81.7	18.3	原油	63.1
沙特阿拉伯	2.1	0.1	2.4	70.4	75.0	25.0	原油	60.9
阿曼	5.8	0.1	5.2	69.3	80.3	19.7	原油	52.2
苏丹	6.9	1.4	26.8	62.9	98.1	1.9	原油	61.6
哈萨克斯坦	5.7	0.3	15.6	60.8	82.4	17.6	原油	52.7
俄罗斯联邦	7.0	3.1	10.1	56.1	76.3	23.7	原油	30.7
挪威	13.5	0.9	6.6	55.1	76.1	23.9	原油	26.5
圣卢西亚	15.6	0.2	4.4	53.1	73.4	26.6	成品油	53.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2	0.1	2.6	49.7	55.6	44.4	天然气	24.8
喀麦隆	21.3	18.0	6.4	47.8	93.5	6.5	原油	40.2
哥伦比亚	17.4	4.7	6.6	47.5	76.2	23.8	原油	26.0

²⁴ 希腊之所以出现在表 2 中，是因为 2013 年至 2016 年其出口额中有 35.3%是能源产品，不过 2016 年，这一数字因能源价格下降而下降到 28.1%。

国家或领地	初级商品组				初级商品总计	非初级商品	主要产品	占比(百分比)
	粮食、热带饮料和植物油	农业原料	矿物、矿石和金属	能源				
阿鲁巴(荷兰)	23.1	0.1	15.1	44.1	82.5	17.5	成品油	39.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9.6	1.0	11.8	44.1	66.5	33.5	煤炭	42.7
巴林	4.0	0.1	22.9	42.4	69.4	30.6	成品油	29.4
也门	22.2	0.7	30.6	39.3	92.9	7.1	黄金	28.9
厄瓜多尔	51.4	6.0	2.6	32.7	92.8	7.2	原油	30.1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20.5	0.7	40.1	32.6	93.9	6.1	天然气	28.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5.3	0.3	27.0	31.9	64.5	35.5	原油	19.1
缅甸	37.3	2.5	6.1	28.5	74.5	25.5	天然气	27.5
希腊	23.2	2.0	8.9	28.1	62.1	37.9	成品油	26.7

注：各国按能源依赖情况排序(见第5列“能源”)。

30. 30个被确定为出口矿物、矿石和金属的国家的出口占比显示，其中14个是位于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唯一一个发达国家是澳大利亚，该国是铁矿石和铁精矿的主要出口国。黄金是11个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共有7个国家出口的主要是铜及铜精矿，其中包括智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秘鲁。铁矿石和铁精矿在3个国家中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出口品，铝和铝矿石、铝精矿分别是两个国家出口的主要初级商品。钻石是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最主要的出口品。

31. 一些发展中国家被确定为矿产依赖型国家，黄金是其主要的出口品；除此以外，其他主要的贵金属出口国还有几内亚(黄金占其出口额的29.2%)、秘鲁(黄金占17.8%)、南非(金、银、铂和铂系金属占其出口额的13.2%)、津巴布韦(黄金占其出口额的17.9%)。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口的黄金在出口额中占20%，银、铂和铂系金属另占5.8%。这一点应着重指出，因为第二节表明，与石油和天然气一样，贵金属的价格也在波动幅度最大之列。

32. 在28个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商品出口由粮食、热带饮料、植物油和油脂构成。其中9个是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差异巨大：鱼类(5个国家)和水果(3个国家)是唯一两种在超过两个国家占据头把交椅的出口品。这5个鱼类出口国全都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出口鲜鱼或冻鱼的国家(基里巴斯、马尔代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中，2016年货物出口额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甚至更多集中在这些项目上，而塞舌尔一半的出口集中在加工鱼类上。许多依赖出口食品的国家出口结构比大多数依赖能源和矿物的国家更加多样。

33. 有些国家是食品组中特别不稳定的初级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伯利兹(占出口额的38.3%)和古巴(21.7%)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糖，糖在斯威士兰和毛里求斯出口中的占比也超过10%。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糖国，糖在其出口中占有5.8%的份额。稻米在圭亚那的总出口额中占10.1%，是另一种不稳定的初级商品。可可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占总出口额的61.5%)及科特迪瓦(占38.2%)的最主要出口品。可可也是加纳(18.4%)、喀麦隆(13.2%)和利比里亚(11.3%)的一种主要出口

品。咖啡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占出口额的 19.3%)和乌干达(16.1%)的主要出口品,在布隆迪(19.5%)、洪都拉斯(14.7%)、东帝汶(12.6%)和卢旺达(11.2%)的出口占比超过 10%。

34. 有两个国家依赖出口农业原料:中非共和国和所罗门群岛都是木材的出口国,前者还出口棉花。

35. 8 个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其中 7 个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情况,在各商品组上体现出相对的多样性,没有任何一组在商品总出口额中的占比达到三分之一。只有三个国家拥有一种占比超过 20%的最主要出口品。

36. 最后,纵览商品依赖型国家出口的最主要产品,还显示出本次分析包括的 38 个依赖初级商品的最不发达国家中,36 个国家拥有一种在总出口额中占比超过 15%的主要商品(三位数分类);在 28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这种主要商品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这表明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中,依赖初级商品与出口产品高度集中并存。

B. 初级商品依赖度、出口集中度与经济绩效

37. 经济学文献²⁵中使用了不同的计量办法来评估出口集中度。使用最广泛的两种衡量集中度的综合办法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标准化指数和泰尔指数。前者将每个产品线在总出口中占比的二次方相加,经标准化处理后所得数值在 0 到 1 之间;靠近 0 的数值表示集中度低,靠近 1 的数值表示集中度高。与赫芬达尔-赫希曼标准化指数不同,泰尔指数利用单个产品线在总出口平均值中占比的加权平均数,衡量出口集中度。泰尔指数的数值不限于 0 到 1 之间。因此,两个指数都衡量一国出口的集中度,但方式不同,相互补充。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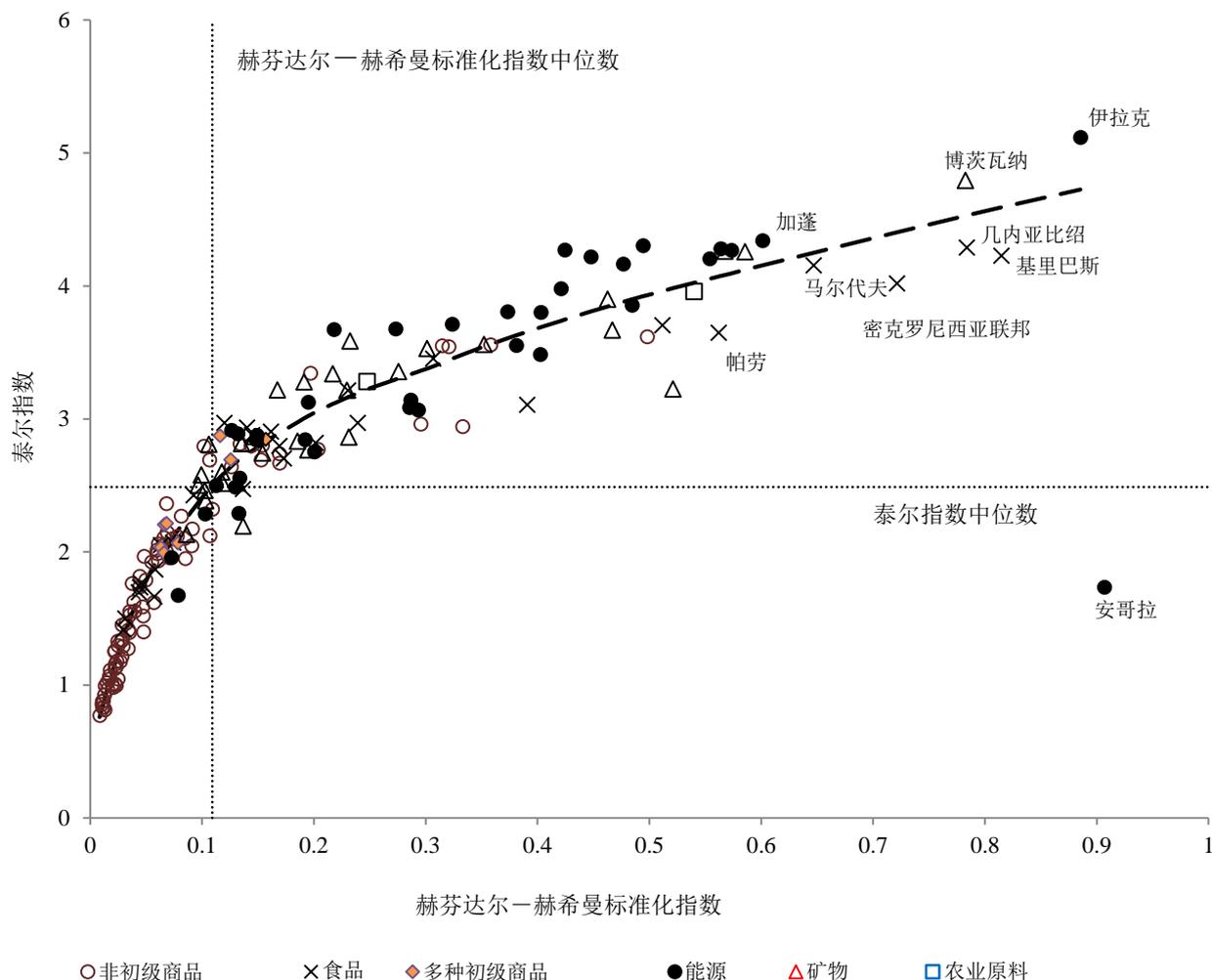
38. 本文利用与上文相同的数据组,计算了 191 个国家 2016 年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标准化指数和泰尔指数。结果见图 3,图中显示的是各国集中度指数的散点图,按各国依赖的初级商品组分类。图中各商品组用不同图例标明。拟合线中的虚线代表两个集中度数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²⁷垂直线和水平线代表的是每个集中度数值的样本中位数。两个集中度数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随着集中水平的升高而变得更加明显;安哥拉等一些国家在一个指标上表现出的集中度非常高,在另一个指标上却并非如此。这肯定了应该采用提供互补视角的两个指标来衡量出口集中度的重要性。

²⁵ 见 O Cadot, C Carrère and V Strauss-Kahn, 2013, Trade diversification, income and growth: What do we kno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7(4):790–812。

²⁶ 相关文献对这两个指数和其他集中度指数的利弊和特征进行了技术讨论,可查阅 Palan, 2010, Measurement of specialization: The choice of indices, Working Paper 62, Research Cent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orschungsschwerpunkt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 FIW)。

²⁷ 关系的计算方法是:取一半数据作窗宽参数,估算出赫芬达尔-赫希曼标准化指数和泰尔指数之间的局部回归关系。

图 3
2016 年出口集中度指数



39. 图 3 表明，可按照两个集中度数值均小于中位数(即这些国家落入图中第三象限)，还是至少一个集中度数值等于或大于相应中位数(这些国家落入其余三个象限)，对各国进行分类。

40. 图 3 突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出口集中度的总体情况似乎与初级商品的依赖度高度相关。在 90 个集中度较低的国家(即第三象限的国家)中，有 69 个(占 76.7%)不依赖初级商品；101 个出口集中度较高的国家中，83 个国家(占 82.2%)依赖初级商品。

41. 第二，如前所述，国家的发展水平似乎与出口集中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数据组中共有 39 个发达国家，其中 34 个(87.2%)的集中度较低；在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40 个(87%)属于集中度较高的国家。

42. 第三，对某些初级商品组的依赖似乎与出口集中度较高相关。在 36 个能源依赖型国家和 30 个矿物依赖型国家中，分别有 33 个(占 91.7%)和 27 个(占 90%)国家属于集中度较高的国家组。相反，食品依赖型国家的集中度总体上低于能源型国家，但某些最不发达国家(如几内亚比绍和基里巴斯)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如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除外。同样, 依赖多种初级商品的国家总体上的集中水平较低, 与许多非初级商品的出口国情况类似(见第 25 段)。

43. 本文开展了一次统计试验, 进一步分析图 3 所示的集中度、发展水平与一国依赖的初级商品类型之间的关系。主要结果如下, 对赫芬达尔-赫希曼标准化指数和泰尔指数均有效:

(a) 发展水平(表现为一国的收入组)和在出口中占支配地位的产品类型都与该国的集中水平高度相关;

(b) 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的平均集中度高于非初级商品出口国, 与收入水平无关;

(c) 国家出口中依赖的初级商品类型影响到出口集中度。能源依赖型国家的集中度高于粮食依赖型国家;²⁸

(d) 穷国的集中度高于富国。此外, 最不发达国家的集中度数值最高, 其次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

44. 这些典型化事实指向一系列政策行动, 可以帮助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降低其出口集中度, 并同时提高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些政策行动在下一节讨论。

四. 促进经济和出口多样化、实现增值的政策

45. 旨在处理依赖初级商品和出口集中等问题的政策, 必须考虑各国的具体情况, 包括一国依赖的初级商品类型和制约多样化的主要因素。例如, 依赖出口石油等能源的国家实施的多样化战略, 可能有别于依赖棉花等农业初级商品的国家可行的战略。前者可能想重点建立飞地石油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 后者可能把增加棉纱的附加值作为最重要的战略, 从而生产用于最终消费的棉布和服装。

46. 不过, 这些政策可分为两个大类:

(a) 横向政策, 旨在创造实现多样化和增值所需的整个经济范围内的总体条件;

(b) 专项政策, 为促进这些目标而具体针对相关产业、部门或产品。

A. 横向政策

47. 人们一致认为, 成功的多样化必须有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的积累, 其中包括基础设施, 改善科学和技术能力, 加强相关体制和治理。总体上, 建议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利用从出口自然资源中获取的租金建设这些领域的的能力。因此, 对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安全进行投资, 加强法制并强化投资者和消费者权利, 促进政府透明和提高效率, 以及改善营商便利, 都可用于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 实现多样化和增值。

²⁸ 只有能源组和粮食组的比较情况较为显著。

48. 多样化要求宏观经济稳定。这就要执行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相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妥善减轻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汇率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或者至少不助长不稳定情况。首先，国家需要降低公共收支的不稳定性。这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目标，因为许多依赖初级商品的国家的公共收入有限，²⁹ 政府面临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初级商品价格波动导致公共收入不稳定，并导致国民收入不稳定。因此，在初级商品上行周期妥善管理财政政策，是建设财政空间、以备将来初级商品下行周期所需的关键。

49. 一些具体的政策工具可有助于稳定公共收入和/或支出，其中包括有效利用多年期预算，这是许多国家都采用的一种做法，并已证明其对财政业绩的价值。³⁰ 另外，还应谨慎管理主权基金，适时维护收入稳定和代际平等。(博茨瓦纳)普拉基金以及(智利)社会和经济稳定基金就是例证。改善财政管理的另一条途径是执行各类有约束力的财政规则，包括平衡规则、支出规则和债务规则。³¹ 实际上，事实已经表明，利用财政规则对拉丁美洲的财政政策具有稳定作用。³² 此外，如有可能，可在资本形成过程中利用公共支出，通过采用公私伙伴关系等办法调动私人投资基础设施。

50. 其次，货币政策对某些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而言，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制定工具，货币政策可成为推动实现经济和出口多样化及增值的强大工具。这样的政策包含以下四个重要组成部分：

(a) 实现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这会降低将来物价的不确定性，方便进行促进多样化和增值的投资规划。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汇率制度灵活的国家在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b) 面对冲击时稳定经济活动。私人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偿还期限往往较长或沉没成本较高的高生产率部门，得益于更加稳定的国民收入和其他宏观经济总量。这在财政政策不能以反周期的方式作用时尤为重要，许多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都是如此，尤其是在最不发达国家中；

(c) 降低汇率波动。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等机制，使得企业的事前预期利润水平面临较高风险(当债务主要以外汇计价时)，并且提高将来投入和产出价格的风险，包括融资成本、资本价格以及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对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而言，包括南美洲等中等收入国家，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增加了汇率因初级商品价格运动而产生的波动。这提高了降低汇率波动的成本。因此，上一次初级商品价格上涨时，几个国家通过税收等办法采取了限制某类资本流入的

²⁹ 其中原因包括税基狭窄、税务执法机构能力有限、政治经济因素和非法资金流动。

³⁰ 见 R Vlaicu, M Verhoeven, F Grigoli and Z Mills, 2014, Multi-year budget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Panel data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1(C):79–95。

³¹ 见 V Lledó, S Yoon, X Fang, S Mbaye and Y Kim, 2017, Fiscal rules at a gla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³² E Alberola, I Kataryniuk, A Melguizo and R Orozco, 2017, Fiscal policy and the cycle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financing conditions and fiscal rule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336。

措施，特别是限制短期资本流入。巴西就是如此。³³ 秘鲁等国利用直接市场干预、衍生品、宏观审慎措施和预期管理的工具，成功地降低了汇率的波动；

(d) 利用宏观审慎政策促进金融部门稳定，特别是对高度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而言。例如，巴西利用金融交易税和无息准备金要求，解决大量短期资本流入的问题。

51. 实际上，货币政策中的这些不同组成部分难以统一。因此，鉴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发展中国家的现代中央银行的做法(特别是在具有商品货币的国家)，明里暗里承认的追求的目标，以及优先顺序方面各有差异。例如，财政政策的灵活度，冲击的规模和类型以及社会政治因素，都是实际上追求哪一类货币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52. 把货币政策当成稳定工具使用，需要货币政策达到充分独立的程度，这意味着避免完全财政主导，并且追求充分灵活的实际汇率制度。当这些条件不满足时，财政政策就成了唯一的稳定工具，从而强化了需要用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实现稳定，为多样化和发展创造基础。

53. 第三类横向政策是尽量减少对汇率的过高估价。这就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不仅涉及中央银行，还尤其涉及财政当局。积累外汇储备可能产生高昂的成本，³⁴ 因而应该将其作为直接解决估值过高源头的诸多工具中的一种。其他工具还有积累外汇的主权基金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例如税收和法定准备金。重要的是，政策行动应在估值过高对多样化、增长和发展的预期效果，与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的预期成本之间实现平衡。

B. 专项政策

54. 妥善设计并执行针对具体市场失灵的公共政策，也可有利于实现多样化。对专项政策(也称为产业政策)理论和世界各地的实证经验进行回顾，³⁵ 发现成功执行、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是一项棘手的任务。这就要求，一方面，应避免自行其是的部门政策的陷阱，这些政策往往因寻租和腐败而失败，也就是放弃“失败的”，尽管目前要付出一些社会政治成本；还要有效明确国内哪些部门具有较高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妥善执行专项政策，要有瞄准现有问题并以提高福利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机构能力有限的国家中。重要的是，鉴于一国现有的生产结构，专项政策可能强化该国当前可用的一套现有的复杂能力。³⁶

³³ 见 K Habermeier, A Kokenyne and C Baba, 2011, The 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controls and prudential policies in managing large inflow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Discussion Note SDN/11/14, August.

³⁴ 这些成本包括获得储备的实际准财政成本、机会成本，以及中央银行在实现上述目标过程中的公信力信誉风险。

³⁵ A Harrison and A Rodríguez-Clare, 2010,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 Rodrik and M Rosenzweig, eds, *Handbooks in Economics: Development Economics*, 5: 4039-4214 (North-Holland, Oxford).

³⁶ R Hausmann and CA Hidalgo, 2011,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economic output,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6(4):309-342.

55. 专项政策发挥两个主要作用。第一个是解决协调的问题。当一个部门或产业看到其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因价值链上下游的挑战(如必需投入的数量或质量不足),或因潜在买家在地理位置或规模上存在问题而受到制约,并且面临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等横向制约因素时,就会出现协调问题。

56. 协调问题可通过不同手段解决,例如促进价值链上具体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加强专门促进部门竞争力、提高质量档次的工商业协会,并且方便技术获取或创新以解决具体挑战。总体上,这要求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包括工商业协会、合作社和其他实体,它们有助于找到阻碍部门增长和多样化的具体市场失灵问题。

57. 例如,马来西亚棕榈油理事会为该行业的创新产品设立了一个年度奖,这些产品包括以在当地条件下提高生产率为具体目标的新机械。这一举措取得了诸多成就,其中之一是多种机械的采用,例如机械化棕榈收割机。³⁷ 当地还发明了其他特别适应当地环境的农业机械,提高了马来西亚棕榈油部门的生产率,并且促进与装备制造业形成反向联系,这是多样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58. 另一种解决协调问题的手段是着眼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解决具体的部门问题,例如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集群扶持措施,以及设立出口加工区。

59. 专项政策的第二个主要作用是解决发现利润水平过程的问题。在进入新市场前,潜在投资者不知道一项新活动的利润水平如何;他们因而会产生沉没成本和前期成本,才能“发现”这些利润。³⁸ 然而,新活动一旦被发现有有利可图,就会吸引新的企业家和更多的竞争,这会降低利润。因此,这种推论的结果是预期市场进入不足。政府的干预措施可以包括:设立出口促进机构,提供农业推广服务,以及其他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措施。

60. 出口促进机构和农业推广服务都可以增加潜在生产者抓住现有市场机遇的机会,并且提供可促进多样化的宝贵信息。出口促进机构可能尤其有助于努力根据外国市场对口味和包装的特殊需求,实现农业加工产品差异化。此外,农业推广服务通常监测和传播肥料等农业投入和产品的市场价格,并且促进采纳技术。例如,智利政府坚持对该国不同公共市场提供免费的每日报价服务,从而使农民能够快速判断水果和蔬菜等大量农产品每日的价格。³⁹ 阿根廷的农业推广服务⁴⁰向农民提供各种服务,旨在推动更好的农业做法,过去在免耕种植等技术的采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³⁷ 见 <http://www.mpob.gov.my/en/technologies-for-commercialization/achievements> 和 <http://palmoilis.mpob.gov.my/tot/index.php/select-year/55-new-technologies-2017/new-technology-transfer/887-tt-no-613-battery-powered-oil-palm-harvesting-tool>(2018年2月9日访问)。

³⁸ 见 R Hausmann and D Rodrik,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2(2):603–633。

³⁹ 报价服务由智利农业部下属的农业研究与政策办公室(Oficina de Estudios y Políticas Agrarias)提供(<http://www.odepa.cl/precios/>, 2018年2月9日访问)。

⁴⁰ 1956年设立的阿根廷全国农业技术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Tecnología Agropecuaria)向农民提供多种服务。见 www.inta.gob.ar (2018年2月9日访问)。

61. 竞争政策也可作为促进多样化和增值的强大工具。⁴¹ 尤其是价值链上下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造成相对价格被扭曲的现象，这可能对下游的多样化和增值产生不利影响，降低私人对初级商品依赖型国家非资源部门的投资。例如，如果用市场支配地位提高资本、中间商品或物流服务等重要投入的价格，并且/或者降低不向最终消费者出售的生产企业所获得的价格，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近期用竞争政策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例子是，两家化学品公司因固定价格和分割市场，2017年7月被南非竞争委员会处以罚款(3,700万兰特)。⁴² 另一个例子是，2010年对氮肥市场上查明的反竞争措施实施结构和行为补救措施。⁴³

62. 依赖能源和矿物的国家用专项政策促进多样化和增值，所侧重的政策组合可能有别于依赖食品或农业原料的国家。对于依赖出口粮食、热带饮料和植物油的国家，以及对于多种农业原料而言，专项政策尤其可以促进产品空间中已有活动相近的活动，从而支持产业价值链升级(垂直整合)。这就需要下大力气分析涉及的部门和产品，包括各种特征和机遇，明确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瓶颈和其他制约因素，或者通过质量提升和差异化实现增值，并且实施适当的补充政策措施以应对上述挑战。

63. 增加咖啡和可可等初级商品的附加值需要实现差异化，包括通过仔细控制质量、实现各项投入可追溯、促进可持续做法，以及监控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价值链；哥伦比亚的情况证明，通过公私合作来加强每个环节，往往非常重要。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种植者联盟在哥伦比亚政府的支持下，例如通过出口冻干咖啡，在多个不同国家通过胡安·巴尔德斯咖啡连锁直接接触消费者等办法，⁴⁴ 实现了质量提升和逐步增值。

64. 能源和矿物开采是资本高度密集型活动，往往属于飞地部门，通常在偏远地区进行。这意味着，相对于粮食和农业原料相关的活动，该行业与高附加值产业活动的前后联系，特别是与波动较低的活动联系较弱。因此，对于依赖出口能源和矿物、矿石和金属的国家而言，专项政策如侧重发展勘探服务、餐饮和法律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将大有裨益。这就需要人们注意政府在规划和与国内外参与者协调活动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培养满足部门具体需求的各项技能，可能需要与国内和国际上以能力建设为目的的培训机构合作。

⁴¹ 竞争政策虽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横向政策，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解决协调问题的专项政策；当竞争政策在部门层面和资源(例如政府的人力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起作用时，实际上需要优先监测和解决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

⁴² 见 <http://www.compcom.co.za/wp-content/uploads/2017/01/TWO-CHEMICAL-COMPANIES-FINED-R37M-FOR-CARTEL-CONDUCT.pdf> (2018年2月9日访问)。

⁴³ S Grimbeek, G Giya and O Mahlalela, 2017, The impact on competition in the fertiliser industry after the Sasol divestiture of blending facilities in 2010, Competi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Working Paper 1。

⁴⁴ 见 <https://www.federaciondecafeteros.org> (2018年2月9日访问)。